

馮其庸 纂校訂定

重校八家評批

紅樓夢

庚子自署



下



馮其庸 纂校訂定

重校八家評批

紅樓夢

下

卷全自署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/馮其庸纂校訂定. —南昌:
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00. 8

ISBN 7 - 5392 - 3510 - 1

I. 重… II. 馮… III. 《紅樓夢》評論 - 中國 - 清代
IV. I207.41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0)第 34300 號

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

馮其庸 纂校訂定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、發行

URL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E-mail: jxeph@public.nc.jx.cn

(南昌市老貢院 8 號 330003)

各地新華書店經銷

江西科佳圖書印裝有限責任公司印刷

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開本 185.75 印張 插圖: 7 幅

2800 千字 印數: 1 - 3245 冊(套)

ISBN 7 - 5392 - 3510 - 1/I·15 定價: (上、中、下) 280.00 元

續教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 可向我社出版科調換

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卷九

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

竟比猴兒脫鎖
却還要快活幾
分。

話說寶玉下學回來，見了賈母。賈母笑道：「好了，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。」〔張評〕馬道婆指點。去罷，見見你老爺，回來散散兒去罷。」〔張評〕教之放心，愛語如聞。寶玉答應着，去見賈政。賈政道：「這早晚就下了學了麼？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定了。早起理書，飯後寫字，晌午講書念文章。」賈政聽了，點點頭兒，因道：「去罷，還到老太太那邊陪着坐坐去。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，別一味的貪頑。晚上早些睡，天天上學，早些起來。你聽見了？」寶玉連忙答應幾個「是」，退出來，忙忙又去見王夫人，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，趕着出來，〔姚評〕好學生，恨不得一走就走到瀟湘館纔好。

剛進門口，便拍着手笑道：「我依舊回來了。」〔姚評〕妙不可言。〔張評〕心原不二。猛可裏倒唬了黛玉一跳。紫鵲打起簾子，寶玉進來坐下。黛玉道：「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，這麼早就回來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噯呀，了不得！我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麼？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。」〔張評〕近擒「驚噩夢」，遠攝「得通靈」。好容易熬了一天，這會子瞧見你們，竟

一日不相見，
便作此等奇突

語，可以知二人平日斷不能一刻相離者。

「別處呢？」三字乃以心探心語。

如死而復生的一樣。〔姚評〕情至語脫口而出。真真古人說「一日三秋」，這話再不錯的。」〔張評〕一段微言而「你」而「們」之，則壞心壞書者不止一黛也。黛玉道：「你上頭去過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都去過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別處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沒有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也該瞧瞧他們去。」〔張評〕「他們」正對「你們」。寶玉道：「我這會子懶待動了，只和妹妹坐着，說一會子話兒罷。」〔姚評〕妹妹之外，原沒有第二個愿與說話之人。老爺還叫早睡早起，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。」〔姚評〕難道不是一日三秋。黛玉道：「你坐坐兒，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那裏是乏？只是悶得慌，這會子咱們坐着，纔把悶散了，你又催起我來。」〔張評〕仍只有「你」無「們」，何況於他。

黛玉微微的一笑，〔張評〕文外有文，直趣「噩夢」，皆凌空騰挪之筆。因叫紫鵲：「把我的龍井茶給

已會其意，已感其情。紫鵲笑着，亦自有會心處。

寶玉原無意料，故厭棄時文。第一「噩功名」，混飯吃「六子」，將今之工時藝而自誦通人者都一筆抹倒。大聲疾呼，竟不顧時下名流向君發憤。

二爺沏一碗。〔姚評〕可謂吃體己茶。〔張評〕噩夢醒，通靈復，吃茶公案結矣。曰龍井，「潛龍勿用」之意也，「乾」之初、復之始也。二爺如今念書了，比不的頭裏。」紫鵲笑着答應，去拿茶葉，叫小丫頭子沏茶，寶玉接着說道：「還提什麼念書，我最厭這些道學話。」〔張評〕一語乃拚三寶佐證。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，拿他誣功名、混飯吃也罷了，〔姚評〕因念書而論及八股，真令考場上秀才一齊愧死。還要說「代聖賢立言」。好些的，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，〔姚評〕不謂此等人伎倆都被寶哥哥看破。更有一種可笑的，肚子裏原沒有什麼，東拉西扯，弄的牛鬼蛇神，還自以為博奧。這那裏是闡發聖賢的道理？〔張評〕又作拚三寶訴狀而抹倒一切小說，即本亦只如此。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，我又不肯違拗，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，但小時跟着

論。林姑娘平允之

還是林妹妹說話，纔如此輕輕發落。

襲人姐姐近來竟如此高貴，却要秋姐姐勞步。

諧謔人情。

偏寫得色色人情，耐人尋味，作者真不肯一筆輕下。讀者慎勿囫圇過去，負其苦心。

你們兩村先生念書，〔張評〕直提一假，入夢之因。上追開首，下抵結末，百廿回書都入八股。也曾看過。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，也有清微淡遠的。〔姚評〕林姑娘亦談時文，不過望寶玉成名耳。那時候雖不大懂，也覺得好，不可一概抹倒。況且你要取功名，這個也清貴些。〔張評〕自說其書，而切望寶玉之心自在言外，乃追神攝影之筆。寶玉聽到這裏，覺得不甚入耳，〔張評〕所謂混帳話，所謂假語村言，又是夢因。因想：「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，怎麼也這樣勢欲薰心起來？」〔姚評〕比不得寶姐姐。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，只在鼻子眼裏笑了一聲。正說着，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，却是秋紋和紫鵲。只聽秋紋道：「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裏接去，誰知却在這裏。」〔張評〕他們來了，而以襲代釵，仍歸章法。紫鵲道：「我們這裏纔沏了茶，索性讓他喝了再去。」說着，二人一齊進來。寶玉和秋紋笑道：「我就過去，又勞動你來找。」〔張評〕客氣話，正分別他們。秋紋未及答言，只見紫鵲道：「你快喝了茶去罷，人家都想了一天了。」〔姚評〕隱約得妙。〔張評〕因彼之想，生此之夢，寫意淫，得頂上圓光。秋紋啞道：「呸！」〔姚評〕一頓。好混帳丫頭。說的大家都笑了。〔張評〕一直說，一直認，而寶、黛不覺，所以終歸噩夢。寶玉起身，纔辭了出來。黛玉送到屋門口兒，紫鵲在台階下站着，寶玉出去，纔回房裏來。〔張評〕又自客氣。

却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，進了屋子，只見襲人從裏間迎出來，便問：「回來了麼？」秋紋應道：「二爺早來了，在林姑娘那邊來着。」寶玉道：「今日有事沒有？」襲人道：「事却没有。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：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，如有了襲人們再敢和你頑笑，都

襲人一味撒嬌
撒癡自作身分。

寶玉亦禁不住
笑，故寧叫其安
些罷。

「吃了晚飯就
叫點燈」活畫出
聰睿兒郎意馬心
猿，從前不肯努
力，一時沒有頭
腦之態。
寶二爺豈耐煩
高頭講章。
今之抱佛脚者
大抵皆然。

却有此種神
情，蓋耽心於明
日之講書耳。
今有明日五
更欲赴考入場
者，先一夜偏早
睡，偏又睡不着，
其耽心得與寶
玉同。

要照着晴雯、司棋的例辦。」〔姚評〕鬼鬼祟祟。我想伏侍你一場，賺了這些言語，也沒什麼趣兒。」「〔姚評〕如子之言，獨不思晴雯之不止於沒趣乎？說着，便傷起心來。」「〔姚評〕都是假惺惺。寶玉忙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放心。我只好生念書，太太再不說你們了。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，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。我要使喚，橫豎有麝月、秋紋呢，你歇歇去罷。」襲人道：「你要真肯念書，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。」〔姚評〕說得好聽，恐是違心之論。〔張評〕同一世故。寶玉聽了，趕忙吃了晚飯，〔張評〕必曰晚飯，為早飯對擊。就叫點燈，把念過的《四書》翻出來。只是從何處看起？翻了一本看去，章章裏頭似乎明白，細按起來，却不很明白。看着小注，又看講章，〔姚評〕真能寫得出分寸。鬧到梆子下來了，自己想到：「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，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。」便坐着呆呆的默想。〔姚評〕自覺其慚愧否？〔張評〕所謂恍惚，乃拚三寶知識。襲人道：「歇歇罷。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。」寶玉嘴裏只管胡亂答應。麝月、襲人纔伏侍他睡下，兩個纔也睡了。及至睡醒一覺，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復去。襲人道：「你還醒着呢麼？你倒別混想了，養養神，明兒好念書。」〔張評〕以思無益，直指幻境仙緣來路。寶玉道：「我也是這樣想，只是睡不着，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。」襲人道：「天氣不熱，別揭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心裏煩燥的很。」自把被窩褪下來。〔姚評〕却有此光景。襲人忙爬起來按住，把手去他頭上一摸，覺得微微有些發燒。〔姚評〕寫得筆筆真切，作者何細心體貼乃爾。〔張評〕「斷除妄想重增病」。襲人道：「你別動了，有些發燒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可不是。」襲人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不怕，是我心煩的原故。你別吵嚷，省得老爺

真呢呢如一對小夫妻。

今人作文，最怕《學》《庸》。無怪寶玉之難講。

越是瑣屑處越寫得十分人情，總不肯使一直筆，其精細迴不猶人。

「老大無成」，在老學究當自懊惱，何虞夫犯忌干諱。

知道了，必說我裝病逃學，〔姚評〕此層亦要慮到。不然怎麼病的這樣巧？〔張評〕兩番入塾之故即一巧字，病因即夢因也。明兒好了，原到學裏去就完事了。」襲人也覺得可憐，說道：「我靠着你睡罷。」〔姚評〕何必靠着。便和寶玉捶了一回脊梁，不知不覺，大家都睡着了。

直到紅日高升，方纔起來。寶玉道：「不好了，晚了！」急忙梳洗畢，問了安，就往學裏來了。代儒已經變着臉，〔姚評〕像一個先生。說：「怪不得你老爺生氣，說你没出息。第二天你就懶惰。這是什麼時候纔來！」〔姚評〕應得埋怨。〔張評〕寫代儒傳神。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，方過去了，〔張評〕此處何妨一及早飯，吾故謂是書妙義都在無文字處。原舊念書。到了下晚，代儒道：「寶玉，有一章書，你來講講。」〔姚評〕來了。〔張評〕當代儒何嘗不口道聖賢，特以真方賣假藥耳。此下兩章書都是正義正解，無俟批評。寶玉過來一看，却是「後生可畏」章。寶玉心上說：「這還好，幸虧不是《學》《庸》。」〔張評〕何嘗不是《學》《庸》，是曰恍惚。問道：「怎麼講呢？」代儒道：「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。」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，說：「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，教他及時努力，不要弄到……」〔張評〕藉罵代儒做一波折，文情妙極。說到這裏，擡頭向代儒一瞧。代儒覺得了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只管說，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。《禮記》上說：『臨文不諱。』」只管說，「不要弄到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不要弄到老大無成。」〔張評〕代儒傷心，寶玉短氣。先將「可畏」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，〔姚評〕頗說得清楚。後把「不足畏」三字警惕後生的將來。」說罷，看着代儒。〔姚評〕活畫。代儒道：「也還罷了。串講呢？」寶玉道：「聖人說，人生少時，心思才力，樣樣聰明能幹，

聽代儒一番議論，着實做得先來，並不是迂闊之談。

「好色」從何處說起，但虛講不透徹耳。冬烘先生呵，爲胡說，是知弟莫若師。

不肯抹煞「色」字一邊，是實玉天性。

實在是可怕的，那裏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。若是悠悠忽忽，到了四十歲，又到五十歲，既不能够發達，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，到了那個時候，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。」〔張評〕怕即怕。一送怕，一題怕，正情感之歸宿，乃「後生可畏」、「不足畏」真際。着一怕字，方纔合到本傳，非漫然說書，而釋語自妙。代儒笑道：「你方纔節旨講的倒清楚，只是句子裏有些孩子氣。『無聞』二字不是不能發達，『做官的話』。『聞』是實在自己能够明理見道，就不做官也是有『聞』了。不然，古聖賢有遁世不見知的，豈不是不做官的人，難道也是『無聞』麼？『不足畏』是使人料得定，方與『焉知』的『知』字對針，不是『怕』的字眼。要從這裏看出，方能入細。你懂得不懂得？」〔姚評〕講得好。寶玉道：「懂得了。」代儒道：「還有一章，你也講一講。」代儒往前揭了一篇，指給寶玉。寶玉看是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」。〔姚評〕觸心之語。寶玉覺得這一章却有些刺心，〔姚評〕果然。〔張評〕寶玉一心也。其言「明明德」外無書，此章德色對勘，是爲刺心。便陪笑道：「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。」〔張評〕寶玉無字。代儒道：「胡說！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，也說沒有做頭麼？」〔姚評〕駁得直截了當。〔張評〕又爲代儒一按。而全部胡說亦行乎？不得不行也。寶玉不得已，講道：「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，見了色，便好的了不得。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，人偏都不肯好他。至於那個色呢，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，無人不好的，〔張評〕此語原有所本，而出自寶玉口，語面甚妙。然這情種即那情種，閑人非敢創說，則謂此語爲正義正解也可。但是德乃天理，色是人慾，〔張評〕仍還他分斷。人那裏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似的？孔子雖是嘆息的話，又

使我爲代儒，必將進駁之曰：『色是那樣的，必有一段奇談論出來。』

真得循循善誘之法，今之教初學者恐無如此好先生。

以上結寶玉入塾後一段文字。

以下從襲人引起，細寫黛玉夢後病重一段，爲黛玉致死張本。此等傷感處誠或有之，不如是亦不成其爲人矣。如果娶了一個利害的，不妨再嫁人。

襲之忌黛玉非一日矣，非忌其色，乃忌其才。

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。並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，好得終是浮淺，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，那纔是真好呢。」〔張評〕此章講解以創爲因，以釋爲老，全書所從生也。代儒道：「這也講的罷了。我有句話問你：你既懂得聖人的話，爲什麼正犯着這兩件病？」〔姚評〕對病發藥。我雖不在家中，你們老爺也不曾告訴我，其實你的毛病我却盡知的。〔張評〕假藥何能治真病。做一個人，怎麼不望長進？你這會兒正是「後生可畏」的時候。『有聞』、『不足畏』，全在你自己做去了。我如今限你一個月，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。再念一個月文章，以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。如若懈怠，我是斷乎不依的。自古道：『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』〔張評〕兩語似是而非，借代儒言爲三教反復推勘。你好生記着我的話。」寶玉答應了，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課幹去，不提。

且說寶玉上學之後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。襲人倒可做些活計，拿着針綫要綉個檳榔包兒。〔張評〕鳳掉包兒掉於此日也。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功課，丫頭們可也沒有饑荒了，早要如此，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？免死狐悲，不覺滴下淚來。〔張評〕由晴入黛玉乃是追原自取其死之詞，非襲人假慈悲也。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，原是偏房。〔姚評〕亦一半自己捏空之說。〔張評〕原可再嫁。寶玉的爲人，却還拿得住，〔姚評〕只怕姐姐拿不住。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，自己便是尤二姐、香菱的後身。〔姚評〕襲人誠不能不慮及此。〔張評〕追原立心之始，非今日事。是作者自蓋，不是自宜。素來看着賈母、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，自然是黛玉無疑了。〔姚評〕襲人原不滿於黛玉，前已在王夫人前說過矣。〔張評〕入下兩口，即演「提親」。金玉姻緣早已一氣逼成，豈有今日襲人猶以爲屬在

「多心人」三字下得極有分寸。所以探之者，欲自定平日之胸中計較也。

襲人真險心人。

即從秋紋戲謔之言開引入。是對鏡取影。

金桂之撒潑無恥與鳳姐相隔天壤，襲人連類言者，緣吃醋同耳。

偏先是黛玉說起。

「東風」「西風」二語隱然寓不兩。

黛玉乎？幸勿爲作者所弄。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。〔姚評〕黛玉危矣。〔張評〕橫插一句，力有千鈞。想到此際，臉紅心熱，拿着針不知戳到那裏去了。〔姚評〕傳神之筆。〔張評〕寫得出。便把活計放下，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。〔張評〕豈今日事。

黛玉正在那裏看書，見是襲人，欠身讓坐。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：「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大好了？」黛玉道：「那裏能够，不過略硬朗些。」〔張評〕閒閒而入，仍非閒文。破寶、黛之所以得詞，病而已矣。你在家裏做什麼呢？」襲人道：「如今寶二爺上了學，房中一點事兒沒有，因此來瞧瞧姑娘，說說話兒。」〔姚評〕閒閒說起。說着，紫鵲拿茶來。襲人忙站起來道：「妹妹坐着罷。」因又笑道：「我前兒聽見秋紋說，妹妹背地裏說我們什麼來着？」紫鵲也笑道：「姐姐信他的話！我說寶二爺上了學，寶姑娘又隔斷了，連香菱也不過來，自然是悶的。」〔張評〕大家和盤托出。襲人道：「你還提香菱呢，這纔苦呢！撞着這位太歲奶奶，難爲他怎麼過！」把手伸着兩個指頭，道：「說起來，比他還利害，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。」〔姚評〕滿心不自在，借金桂說來，預爲巴結。其處心行事皆作者所深惡，而不加貶訶，正所以深貶之也。〔張評〕一段議論，叙、鳳並列，是既往，是將來。曰太歲奶奶，太歲爲木，正是黛玉。黛玉接着道：「他也够受了，尤二姑娘怎麼死了！」襲人道：「可不是。想來都是一個人，不過名分裏頭差些，何苦這樣毒？外面名聲也不好聽。」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裏說人，今聽此話有因，便說道：「這也難說。」〔姚評〕林妹妹原不是懵懂人。但凡家庭之事，不是東風壓了西風，就是西風壓了東風。〔姚評〕黛玉死此二句矣。〔張評〕兩句俗言，全書了義。西風爲金，東風

立之勢，那不便花姑娘寒心。襲人之對似有不滿於黛玉之意，妙在含糊隱約。

只此已足，再說下去便無味。婆子之來，剪斷得最妙。「模模糊糊」得妙。

真妙！無一語不傳神。亦是模模糊糊認着的。

此婆子不知就裏，只曉得聞其所聞而言其所言，這也難怪他。

爲木，究竟東不能壓西，而西壓東也，黛玉死矣。以兩語爲自戕指點。襲人道：「做了旁邊人，心裏先怯了，那裏倒敢去欺負人呢。」〔張評〕欲兩解，實兩結，宋祖下江南定矣。此全段皆「巧合認通靈」以後，「夢兆絳芸軒」以前文字，特補於此。百廿回書焉得一目了然。

說着，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裏問道：「這裏是林姑娘的屋子麼？那位姐姐在這裏呢？」〔姚評〕聽他開口，便知此婆子不曾到過瀟湘館。雪雁出來一看，模模糊糊認得是薛姨媽那邊的人，〔張評〕春夢婆來矣。模模糊糊，已入夢境，是文字爭先處。便問道：「作什麼？」婆子道：「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裏林姑娘送東西的。」雪雁道：「略等等兒。」雪雁進來回了黛玉，黛玉便叫領他進來。那婆子進來請了安，且不說送什麼，只是覷着眼瞧黛玉。〔姚評〕寫出一個面生婆子。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，因問道：「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麼？」婆子方笑着回道：「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枝來。」〔張評〕荔枝蜜甘，又是冰燕殺黨結案，而「猴子身輕站樹梢」結案矣。回頭又瞧見襲人，便問道：「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屋裏的花姑娘麼？」〔姚評〕是個偏房。襲人笑道：「媽媽怎麼認得我？」〔姚評〕襲人却不認得他。婆子笑道：「我們只在太太屋裏看屋子，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，〔姚評〕却不是上用婆子。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。姑娘們碰着到我們那邊去，我們都模模糊糊記得。」〔姚評〕果然模模糊糊。說着，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，又回頭看看黛玉，〔姚評〕婆子亦出神。因笑着向襲人說：「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，原來真是天仙似的。」襲人見他說話造次，連忙岔道：「媽媽，你乏了，坐坐吃茶罷。」那婆子笑嘻嘻的道：「我們那裏

安知此語正打人心坎也。

可見事外人自是公道之論，但不堪令局內聞之，添上胸中之輓軋耳。

黛玉順左右而言他，寫得真妙！

不知從那一頭理起。

吾不知作者之心何竟能人想者之於無可形容處形容之。

忙呢，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。〔姚評〕觸心。姑娘還有兩瓶荔枝，叫給寶二爺送去。〔張評〕演一夢婆，令人都如夢中聞見，乃怪筆也。而來自叙，去自實，以花姑娘指寶、黛之終破，以琴姑娘定寶、黛之宜成，又括全書終始，與上回王夫人一段話正相敵對。說着，顫顫巍巍告辭出去。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，但因為寶釵使來的，也不好怎麼樣他。等他出了屋門，纔說一聲道：「給你們姑娘道費心。」〔張評〕聲情絕妙，八面玲瓏。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裏咕咕囔囔的說：「這樣好模樣兒，除了寶玉，什麼人擎受的起！」〔姚評〕此等言語竟非黛玉所料，不圖又入襲人耳中。〔張評〕再為斷定，妙有餘波。黛玉只裝沒聽見。襲人笑道：「怎麼人到了老來，就是混說白道的，叫人聽看又生氣，又好笑。」一時雪雁拿過瓶子來與黛玉看，黛玉道：「我懶待吃，拿了攔起去罷。」〔姚評〕已觸感矣。〔張評〕已吃够了，夫豈今日。又說了一回話，襲人纔去了。

一 時晚妝將卸，黛玉進了套間，猛抬頭看見了荔枝瓶，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，〔姚評〕發作了。甚是刺心。當此黃昏人靜，千愁萬緒堆上心來，〔姚評〕以下文章玲瓏剔透，使觀者心眩神迷。〔張評〕將寫入夢，先作一提，文陣整齊。想起：「自己身子不牢，年紀又大了，看寶玉的光景，心裏雖沒別人，但是老太太、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。〔姚評〕所慮在此。深恨父母在時，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。」又轉念一想道：「倘若父母在時，別處定了婚姻，怎能够似寶玉這般人材心地？」〔姚評〕如此則尚有可望。不如此時尚有可圖。」心內一上一下，輾轉纏綿，竟像轆轤一般。歎了一回氣，吊了幾點淚，無情無緒，和衣倒下。

情之所結，已入夢矣。

「這什麼「喜」？一驚。」

「道喜」之下，所以「送行」，其知道之「喜」可知矣。

更一驚。黛玉非不聞其說也，而猶若急聞也者，其心急矣。此等幻境俱從「倘在別處定了婚姻」一句攢出來。又是「續弦」，又是「續母」，句句刺耳。

「恍惚」之至。前說老太太，舅母不見半點意思，今舅母且如

不知不覺，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：「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。」〔姚評〕已委身於無何有之境。

〔張評〕夢從他起。黛玉道：「我雖跟他讀過書，却不比男學生，要見我作什麼？況且他和舅舅往來，從未提起，我也不便見的。」因叫小丫頭回復：「身上有病，不能出來，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。」小丫頭道：「只怕要與姑娘道喜，〔張評〕乾淨歸去，是固可喜。南京還有人來接。」〔姚評〕與寶玉

是一樣的病。說着，又見鳳姐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寶釵等，〔張評〕鳳姐、寶釵乃所以歸去之人，邢、王則類及之。都來笑道：「我們一來道喜，二來送行。」黛玉慌道：「他們說什麼話？」鳳姐道：「你還裝

什麼狀。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糧道，〔張評〕猶云苦楚寒涼。娶了一位繼母，十分合

心合意。如今想着你擱在這裏，不成事體，因托了賈雨村作媒，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，還說是續弦，〔張評〕仍是母黨，則仍是寶玉。而曰續弦，已先死「絳芸軒」之寶釵矣。所以着人到這裏來

接你回去。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，都是你繼母作主。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，還叫你連二哥哥送去。」〔姚評〕說得似乎其已知，的妙。說得黛玉一身冷汗。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裏

做官的樣子。〔姚評〕的是幻境。心上急着，硬說道：「没有的事，都是鳳姐姐混鬧！」只見邢夫

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：「他還不信呢，咱們走罷。」〔張評〕其事邢不與謀，而必云然者，鳳即邢也。黛

玉含着淚道：「二位舅母坐坐去。」〔姚評〕更無別話可說。衆人不言語，都冷笑而去。〔姚評〕情景迷

離。黛玉此時心中乾急，又說不出來，哽哽咽咽。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似的，〔張評〕夢中

演夢，恍惚迷離，恰恰是夢。心中想道：「此事惟求老太太，或還可救。」〔姚評〕是急想。於是兩腿跪下

此矣，只好看老太太發落來，故又恍惚在賈母跟前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其信然耳。果然老太太又沒半點意思，奈何！奈何！

急煞，氣煞，林姑娘豈想「妝奩」者耶！

「不中用了」四字是斷斷無挽回了。

可知其緊緊抱住賈母之腰，並非至此又抱也。以此數語不得也。老太太於黛玉實在疼愛，惟有此緊要一着，真不管得大錯，真對不住死女兒。賈母更無別言。將來不到自盡不休。

失此末着，凡平日賈母、王夫

去，抱着賈母的腰說道：「老太太救我！」〔姚評〕是非只在此一關。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。〔姚評〕竟成惡識。〔張評〕賈寶玉也。況且有了繼母，又不是我的親娘，我是情願跟着老太太一塊兒的。」但見老太太呆着臉兒笑道：「這個不干我事。」〔張評〕是真非夢，即夢證夢，而恰是不干他事，以有阻他干而無使之干者也。黛玉哭道：「老太太，這是什麼事呢！」〔姚評〕苦到無話可告。老太太道：「續弦也好，倒多得一副妝奩。」〔姚評〕言至於此，其急更甚。〔張評〕財之爲累甚矣，誅心之筆。從史寫出，餘人無不在矣。黛玉哭道：「我若在老太太跟前，決不使這裏分外的閒錢，只求老太太救我。」〔姚評〕更無別語，惟有求救而已。賈母道：「不中用了。做了女人，終是要出嫁的。你孩子家不知道，在此地終非了局。」〔姚評〕此言却真。黛玉道：「我在這裏情願自己做個奴婢過活，自做自吃，也是願意。只求老太太作主。」〔姚評〕何至於此？急到十二分，不得不爲此話。老太太總不言語，〔姚評〕光景大不佳。黛玉抱着賈母的腰哭道：「老太太，你向來最是慈悲的，又最疼我的，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全不管！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，是隔了一層了，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，看我娘分上，也該護庇些。」〔姚評〕求至此已求到無可復求之語。說着，撞在懷裏痛哭。聽見賈母道：「鴛鴦，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，」〔張評〕必令鴛鴦送出，是寶、黛原爲不鴛鴦而真鴛鴦者。我倒被他鬧乏了。」〔姚評〕字字清楚。黛玉情知不是路了，求去無用，不如尋個自盡，〔姚評〕不中用了，只此一着。〔張評〕點明自殺。站起來往外就走。深痛自己沒有親娘，〔姚評〕倘有親娘，亦不至死於賈府中。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，平時何等待的好，可見都是假的。〔張評〕特提假字。又一想：「今日怎麼獨不見寶玉？或

人之所以待黛玉者盡可一筆勾消。

「好」字一頓，「寶玉」二字一頓，下句一氣讀下方得神。偏不肯認「無情無義」，其實不是無情無義。以下一轉又從「不如此時尚有可圖」一句幻出來。

活主意不可知，「死主意早已打定」。

若心必待瞧，尚何至有今日之夢乎？

真情真意，和盤托出，海枯石爛，永無變更。作者非經過人，不能如此淋漓痛快，人人心坎。

見一面，看他還有法兒？」〔姚評〕不能無此一想。○一想便見他，的是幻境。便見寶玉站在面前，

〔張評〕以心見心，隨在即是，是夢境，是真義。笑嘻嘻的說：「妹妹大喜呀！」〔姚評〕惡極！○倘恍迷離之至。

偏也說此意外語，真令黛玉姑娘急殺。〔張評〕一語乃真實妙義。黛玉聽了這一句話，越發急了，也顧不得

什麼了，把寶玉緊緊拉住，說：「好！寶玉，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！」〔張評〕爲

「寶玉，你好」四字下一轉語。寶玉道：「我怎麼無情無義？你既有了人家兒，咱們各自幹各自的

了。」〔姚評〕歸根來應此一句。〔張評〕爲「你死了我做和尚」之語作對勘。黛玉越聽越氣，越沒了主意，〔張評〕

「主意」二字，天人合勘。只〔三〕得拉着寶玉哭道：「好哥哥！你叫我跟了誰去？」〔姚評〕不是放了又

拉，只是拉得緊。再一放去，更無路可出矣。寶玉道：「你要不去，就在這裏住着。你原是許了我的，

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裏來。我待你是怎麼樣的，你也想想。」〔姚評〕有此數語，稍稍止痛。〔張評〕又是

天人合勘。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，〔姚評〕其心許者固已久矣。心內忽又轉悲作喜，〔張評〕忽

疑忽信，信仍是疑，是爲二心，氣數得以乘之矣，夫誰尤？問寶玉道：「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。你到底叫

我去不去？」〔姚評〕所答非所問，然却字字對針。寶玉道：「我說叫你住下。你不信我的話，你就瞧

瞧我的心！」〔姚評〕難道不知你的心！〔張評〕一心自問。說着，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，

〔張評〕此刀信手拈來，一心自戕，到底成就。只見鮮血直流。黛玉嚇得魂飛魄散，忙用手握着寶玉的

心窩，哭道：「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？你先來殺了我罷！」〔姚評〕即以黛玉爲哥哥所殺可也。〔張評〕

已先殺了。寶玉道：「不怕，我拿我的心給你瞧。」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。黛玉又顫又

千萬年後依然不改此心。

詩云：「三春無夢亦虛生。」若薄湘妃子之夢斷不願作也。「放聲大哭」之上加以「拚命」二字，真是有生以來第一哭，只不知此番之淚又還多少。

都是心根牢種耳。寶玉不死，便又怎麼樣？又怎麼夢中哭醒了復別法矣。

傷心人誠復何堪！此情此景，使

哭，又怕人撞破，抱住寶玉痛哭。「姚評」情急到此，雖抱之亦顧不得矣。寶玉道：「不好了！我的心沒有了，活不得了！」「姚評」正惟你有了心，反使林妹妹活不得。說着，眼睛往上一翻，咕咚就倒了。「張評」太極未判，原本無心，一落後天，絳黛分矣。此是追原寶玉本來也。聖賢學問，以理制欲，使心常存，不落虛無寂滅。今日無心，歸渺茫矣。此是切責寶玉去路也。黛玉拚命放聲大哭。只聽見紫鵑叫道：「姑娘，姑娘，怎麼魔住了？快醒醒兒，脫了衣服睡罷。」

黛玉一翻身，却原來是一場惡夢，「姚評」夢之如真，安知醒之非夢。「張評」《紅樓》全部總結，「一翻身」三字最重。喉間猶是哽咽，心上還是亂跳，枕頭上已經濕透，肩背身心但覺冰冷，「姚評」從此其病深矣。想了一回：「父母死得久了，與寶玉尚未放定，這是從那裏說起？」又想夢中光景，無倚無靠，再真把寶玉死了，那可怎麼樣好！「姚評」此一夢是全書大轉關。一時痛定思痛，神魂俱亂。「張評」心藏神乃寶，肝藏魂乃黛。神魂俱亂，責人事也。又哭了一回，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。扎掙起來，把外罩大襖脫了，叫紫鵑蓋好了被窩，又躺下去。翻來復去，那裏睡得着。只聽得外面淅淅颼颼，又像風聲，又像雨聲。「姚評」耳根入幻。又停了一會子，又聽得遠遠的吆呼聲兒，却是紫鵑已在那裏睡着，鼻息出人之聲。「姚評」此境何堪。自己扎掙着爬起來，圍着被坐了一會，覺得窗縫裏透進一縷涼風來，吹得寒毛直豎，便又躺下。正要朦朧睡去，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兒的聲音兒，啾啾唧唧，叫個不住。那窗上的紙，隔着廂子，漸漸的透進清光來。「姚評」淒然曉色。「張評」一段情景極盡精微，千古才人，一齊擱筆。